



深情記事

在每個人心里
都有一本深情記事簿

台灣 辛紫眉

深情纪事

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责任编辑:文 苑

共渡今宵系列

深情纪事

(台湾)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04-03242-8/I·557 定价:9.80元

我有发三千

“清汤挂面”的日子远离了，每天早晨梳头的时候，总会记起镜中人齐耳短发的模样，看起来那么清爽俏丽，不用费脑筋，两下下就梳得整整齐齐的。现在瞪着这一头卷发，竟不知从何着手整理。

小时候的玩伴，总喜欢比谁的头发长。我一直留着“赫木头”，根本比不过那些梳辫子扎红蝴蝶结的同伴，可是我每次都说：“小时候，我留过很长很长的头发，到屁股这里哩！”还用手比了一下，顺便抛一个得意的笑脸，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她们不信，我就硬拖着妈妈来比，妈妈也总是说：“对啦！对啦！”其实我那留过什么长头发，烫发的经验倒是不少，虽然每每烫得叫疼。但是小女孩心眼底，就是爱漂亮，甘愿忍受火烧似的高温。

深情记事

阳光从小窗子透进来，我坐在落地镜前面看自己。妈妈手里拿着梳子和一段红毛线，轻轻地梳理我的头发，再用细尖的梳子柄把覆在前额的分在两边，又小心地梳开一错发，问我：“疼不疼？”然后用红毛线绕上一圈又一圈，最后系上一个端端正正的蝴蝶结。拿着红毛线，妈妈就会说，古时候的姑娘出嫁前，一定要学会在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球里找出线头并整理成有侵理的线喻才表示她心思细心有耐心，可以治理一个家。我真佩服妈妈，不管我的赫本头黏了橡皮糖，或者卷发睡得像鸟窝一样，她总是有办法把它梳理得丝丝伏贴——什么东西经过她的手，就变得很安分：你知道，妈妈结婚以前一定理过毛线头。

常常妈妈帮我梳的时候，阳光就在我们背后做游戏，照在镜子上，又反射到墙上的月历，在镜子里我看不清楚那上面画着什么。等梳好了头发，我又一个劲儿往外冲，急着去向同伴炫耀我的蝴蝶结，留下妈妈一个人收拾东西；或许妈妈知道那上面画着什么。

上了国中，真正开始‘汤挂面’的日子，我讨厌在理发店里干耗时间，于是理发的工作便落到妈妈身上。妈妈

第一次拿剪刀给人剪头发，差点剪伤我的耳朵，后来一次比一次熟练，手法也比较高明，几分钟就剪出一顶“西瓜皮”。我常常耍赖，故意不梳头，让妈妈一边骂：“这么大了，连头发也梳不好。”一边又爱怜地拿起梳子替我梳齐、分线，落地镜裙的影像又浮现在眼前。

妈妈比我高，所以这时母女两人都是站着，这样子妈妈操作比较方便。进入高中，有一次剪好头发，妈妈说她手好疼，以后就简成我坐着，她站着。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长得比妈妈高了。后来听说可以对镜自剪，就想试试，但始终没有勇气“下手”。何况我实在很喜欢妈妈的手推着环于在我颈后慢慢滑动的感觉，是那么轻柔，像和风熨贴心房。

暑假里，那一头“清汤挂面”真惹人厌。一天，我还在睡梦中，被妈妇叫醒，跟着她到美容院烫发。那美容师在我头上东剪剪、西卷卷，烫发的药剂在头上“喷”一声，把我吓清醒了，看看镜了，再看看一地的发屑——一些不知名的东西也随着落发离去，永远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我是不可能再穿起绿衣黑裙了，再也没有机会背着书

包在介寿路上吹风，也不能再凭着一件绿衬衫进外交部餐厅……啊！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但愿真随那落发永远永远离开我，不要在午夜的梦里扰我。

几个月下来，头发长了，常常央妈妈帮我卷发。妈妈一手拿梳子，一手拿乐卷，很有条理地‘做花’。镜子里还是我们母女两个，十几年的时间仿佛眨眼而过，昨天妈妈帮我梳头，今天还是她帮我梳聊。我是近视眼，从镜子里仍然看不清楚墙上的月历画着什么，我想问妈妈，抬起眼来却意外发现她的鬓边有几根白发，只是几根而已，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抢眼呢？妈妈的手在我颈后触了一下，我熟悉那轻柔的感觉，可是轻举又霄一点粗蠢摩擦早！妇菊手龙粗了，目什么我从来没发现呢？

月历一年一年更换，我留不住童年的时光，而辛劳的岁月却在妈妈形貌上驻足。我向来不曾问清楚年年更换的月历画着什么，而对于就站在我身后的妈妈，那么近，又何尝端详过她的脸？镜子里的影像模糊了，我知道，我始终没有看清楚镜子里的那幅画。

琉璃瓦

从来，那声音一直敲在心头，一片青琉璃在凿子下吟哦，凿之丁丁，于是一块块琉璃瓦便有了各种姿态。当它们嵌合在一起，一只五爪青龙诞生了，然后被安置在家庙的飞檐上，俨然有凌空之姿。我抬头望着那一大片蓝天，耀眼的不仅是琉璃的光彩……

七岁的时候，我在家庙祠堂的天井里玩耍，看着雕刻工人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彩色琉璃，雕成红花绿叶，刻就丹凤青龙。工人一凿一合，甚是单调无聊，我在一旁捡拾髹源片，却觉得五色并谐，有趣极了。家庙并非庐殿，只是整修得更好看，有庭园山水，有雕樑画栋，还更换了一幅绣金的八仙彩。

于是，族人办起喜事来特别精哼，发落殡丧益加隆

重。遇有祭祀大典，散居外地的子孙都赶回来参拜，鲜肥昨三牲礼和油光的面貌相辉映，妇女们就会彼此评颂论足，述说某某又发财高升了。而小孩子，照旧捏土人弄得一身脏，或者在大红灯笼下捉迷藏，少不了挨骂，但等待美食却冕令人兴奋的。然而在此时，长辈更会议述祖先的历牛以及祭典的种种仪甲！这仿佛是新媳妇的‘专利’，她们穿着新嫁衣，战战兢兢地跟着婆婆上香、跪拜、叩首，还要拜见各房的长辈，他们都是笑盈盈的，偶尔应答几句。

如是在香烟袅绕时，一灶香尽了，另一灶香又点起。昔日的主祭长辈，如今只剩下一方牌位在供桌上，新妇也成了旧婆，灯下的小孩正斥骂他们的小孩别乱窜。我常积疑，别人看了林家花园、荣泰古厝这些大家族的兴衰史，是怎样的心情呢？我却很明白，那不只是人世的变迁，有更复杂的情愫，局外人无法忖度。很多人喜欢鹿港，我偏不顾去喜欢。若你曾立于深深庭院，看祭祀后的纸灰飞扬；若你曾走入一曲一折的厢房，任阳光在背后诡异地跟随；再回头，已是王谢前事，你如何能喜欢那万人来往的

鹿港？那儿，不是你的家。

十七岁那年，文明的利爪来叩关了！毫无抵抗的，家庙的围墙被“怪手”推倒了半壁，仿佛门户大开，然而临界的是一条八米的大道路，从此交通更方便。族人每天从这残壁的缺口进出，倒也忘了当初的风水破坏的争论。

婚丧喜庆仍然是全族的共同活动，只是自立门户的更多了，很少人愿意老远赶回来参加。而尤其滑稽的是，在大马路旁吹打奏乐，仿佛是离难中的人们，状极滑稽——而且略带寂寥。

近日对街正在兴建三十六层的大厦，所有的机械怪物纷纷登高，噪音震耳欲聋。然而，那声音一直敲在心头，凿之丁丁，手中的碎琉璃早已遗落，而飞檐上的青龙仍然展现它风发的雄姿，在蓝天下，更加青而冷。

浣衣随笔

久雨初晴，抖擞的精神不是为了阳光下的嬉戏；而是庆幸那竿子的衣服，终得见阳，得香酥洁净，穿在身上，是何等的精神抖擞！

并非心中再无氤氲的诗情，这两个月来，多的是一边看书写稿，一边听着洗衣机的转动，定时器一响，马上放下手边的书稿去洗清、脱水，机械的重复把我的思绪割得零碎。直到那一堆污衣换了面貌，挂上竹竿，像一队士兵纵列，我才能有一丝丝大将军的威风，转入我的营房，重新绣排思路。

所以这些日子的书稿都是湿润的，甚且是油腻的。放下笔，这双手要洗衣衫，要煮饭烧，母亲住院开刀，我不得不在生活的夹缝里，填塞文学的速食面。

接满水，把衣服分类，紫色的、花色的，分别浸泡肥皂水。然后将领子、袖口先用手搓揉几下，才按下水流开关，定好时间，交给机器去洗衣。洗衣时，亲手摊开每一件衣神，就觉得与其主人接近了。常在假期方察知，这颗“心率冢”好远，繁华的世界把我吸引到五百哩外；家，真的像旅馆了。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惊觉换了一套沙发，如第一次发现父亲鬓边的白发。

父亲的工作服最费力洗，在肩膀、肘部、前襟和裤脚，常沾有铁。一定要用力刷，才能去污。但又不能太用力，经年累月的换洗，总是那几个地方脏，都洗薄了，太用力就会刷破。所以有几件衣裤都贴上补丁。我做事鲁莽，常常一拿起来就拼命刷，母亲笑我使蛮力，应该要“重点攻击”才对。虽然如此，我还是费尽了力气，才稍有成绩，但比起父亲，一个钢铁业的老兵，我所出的力微不足道。

寒风冷冽，夏阳骄阳，父亲都得挑起生活的担子！你铸铁模、敲打钢筋、搭建鹰架：有一种工具似铁杵，我咬着牙才搬得动，而父亲毫无难色扛在肩上，数十年来来去

去，才换得一家人的温饱。

每当刷着衣服的肩部，摸着那补丁，我在想：这是父亲的“肩章”，用血汗一滴一滴换来的，是他向生活挑战的光荣纪录；手中的刷子就更勤了，我要把它洗得光光亮丽。

母亲的家常服有厨房的烟火味儿，厨房小，无法装抽油烟机，每见母亲在烟雾里奋战，为了一家人的口腹，甘心薰成黄脸婆。我就在心里发誓，以后一定要买一幢有大厨房、通风采光皆佳的房子，我来烹佳馐，慰劳母亲。

而这段日子，母亲的衣服从医院里送回来洗，总是有强烈的药水味儿。那病，也是为了我们子女：！原来，生孩子除了当时的阵痛，还会有这么多麻烦的后遗症，就这样缠绵多年，像养儿育女，时时刻刻要操心。现今，总算根除病因，再也不必受苦痛了。而孩子，永远是母亲心口的疼痛，什么时候才能让她安心啊？

母亲做事极讲究方法，所以常看不惯我们的潦草，东指西点，有时候又故意吊胃口：“你自己想要怎么做呢？”记得家里刚买洗衣机，亲友都劝说洗不干净、浪费

水电。母亲就自己想出了一套洗衣程式，包括一些必要的手工协助，照样洗得清洁溜溜。我按着母亲的方法操作洗衣机，觉出克绍箕裘的骄傲。

洗弟弟的长裤，才想起跟大弟说话要仰着脸，而小弟也早已顶到门楣，我直挺了身还撞不上呢！

大弟和我上同一小学，那时他常常在上学途中要赖，要糖果玩具，不然就是要我帮他系鞋带。有一次他吵着要“呼拉圈”，我不肯，两人拉拉扯扯进了校门。他还哭闹，我径上四楼，不理在楼梯口哭号的他。后来还是校长来劝，才把他哄进教室。大弟腿勤，有差使，他总是第一个跨上崖马待命的。而我就宠添足下，求他载早徊，他也欣然答应，一点也不记小时候的仇。

小弟出生时，我六岁。母亲那时候是职业妇女，于是我这大姊姊就扮起小妈妈的角色，冲牛奶、哄睡……样样都来，而往往是小弟的牛奶没吃完，我倒在一旁睡得香甜。有时候也背他，两个小人儿背连心，颤类仆仆，差点没把他摔过肩。现在他是孔武有力了，一天到晚拉哑铃，要与我较量。骑着单车跑北宜公路，这姊姊是被他抛诸脑

后了。

偶尔弟弟的衣服里会抖出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比如香烟，然而就像接受他们的变声、生须，只要接受一事实，无须痛青；毕竟成长是一连串的尝试，总有一天他们会在煌酒牌赌之外，长成真正有为的男子。

妹妹的衣服自己洗。小时候，最讨厌她，粘我好紧，偏偏我俩是“同床共被”，逃也逃不掉。妹妹常问我：“姊，为什么你有那么好的朋友？”我说你也会有呀，长大一点你就知道了。果然有一天，她也自己去逛书展，有自己的嗜好，有自己的朋友。

果然长大一点，我们就多了一些共同的话题，愈谈愈有趣，不觉夜深。妹妹小我四岁，再长大一些，我们就可以谈爱情的话题了。

我把长发剪短，和妹妹去看台展，碰到她的同学，几个高中女生吭吭喳喳半天，才说：“你们两个好像你我和妹妹相视而笑，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们素来以为，彼此极不相像，我甚至幻想如果我们是双胞胎就好了。

生为姊妹也不错呀！我先走一段路，可以回过来扶持

妹妹，而妹妹也会为我拾缀一些失落的东西——难解的三角函数、冗长的英文成语，以及小女孩的清纯。

衣服脱水束干后，就是晾晒的工作了，晾衣服也是学问。现在的衣料免烫，但是晾晒的功夫不好，也会弄得皱巴巴的。母亲说，晾衣服要把前后片律开，然后左右扯平、上下抖动，才能保持光挺。

穿了衣衫的衣架挂上竹竿，一件件衣裤在风里微动，好像家人在叙情。早晨忙碌的步词，使昨夜聚泊家港口的鞋船开往不同的方向，上学或上班；而一支长竿，又把课下昨日体温的衣裳聚摆了，上班或上学，一家人的心还是连在一起。

这些日子，父亲奔走于医院与家宅，我们姊妹各治其事，再加上叔婶的照料，才把这个家张罗起来。所幸，母亲的手术情况良好，只需休养。连日的阴雨停止，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想必有一季的新晴，好风好天里，精神也跟着抖擞了。

一片梅香

老房子要拆了，虽然心里依依不舍，但还是得寻觅新屋，早作打算。妈妈看中六张犁的一幢公寓，是一朴住家，有个小院子，可以放摩托车和脚踏车。人一房两厅双卫，正好够我们六口人住。

那天我和妹妹办完事，顺便到新宅看看。爸爸正和叔叔在那儿砌围墙。其实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也不陌生，小学母校就在附近，许多同窗也住在这里。新辟的和平东路三段，直拓到六张犁山脚下，一路进去，两旁商店林立，招牌上都还泛着新漆的光泽。干净的街道、簇新的红砖，偶尔一堆水泥沙石挡在人行道中央，也有人在整理新房子吧！

走着走着，我突然高兴起来了！因为我好像走在新生